

百年百篇经典短篇小说



百年百篇 上

经典短篇小说

【1901~2000】

雷达 主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百年百篇经典短篇小说

①

【1901~2000】

雷 达 主 编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百年百篇经典短篇小说

下

【1901~2000】

雷 达 主 编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百篇经典短篇小说(上、下)/雷达 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8

ISBN 7-5354-2587-9

I.百…

II.雷…

III.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8533 号

策 划:周百义

责任编辑:李新华

责任校对:刘惠玲

梁 风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public.wh.hb.cn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37.75 插页:2

版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905 千字 印数:1—8000 套

定价:56.0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选编者言

雷 达

在我编过的不算多的书中，这部《百年百篇经典短篇小说》，自认是编得很认真、很费力的一部。现在类似的选本比较多，在有的人看来，所谓的“编”，并不稀罕，无非把多种选本拿来像洗牌一样重新组合一番罢了。别人怎样做我不知道，在我，却决非如此。大约有近三个月时间，我每天头脑中萦绕着怎么选的问题。每位名家，特别是现代作家，都是先选出几篇，放在枕边，细加比较后再定。别看选的都是短篇小说，其实整个过程下来，无异于重温了一遍现当代文学史——相当一些著名作家，其代表作往往是短篇小说。

我不甘心走别人走过的车辙，篇名上不愿与别的版本重复太多，想努力“挖潜”，重新“发现”，心想，非得弄一个自认为“最好”的版本不可。然而，事后证明，这种想法固然好，却不无理想化的成份。为了从源头做起，我尽量找作家最早的集子，而不是选本。当代作家还好办，现代作家就很麻烦，因为我没条件进入足够规模的可供借阅的图书馆。但该找的东西最终还是找到了。经过这次编选，我深深感到，经典也好，精华也好，应该说大体被一代代学人发现和认识得差不多了。现当代文学的“经典”或者“精华”的资源大体有个藏量，估计过低或者过高，都是脱离实际的。但短篇小说的余地要大些，翻出一片新意并非不可能，当然，只能是在已有的基础上使之更



为丰富、新颖，多姿多彩，在风格样式上更为兼容并包。

对于现在这个选本，我觉得有些情况须得略加说明：

一、在其它类似选本里，鲁迅先生的小说大体都要选到二至三篇，而我只选了一篇。这丝毫不说明我对鲁迅先生不尊重。首先是篇幅所限，每人一篇；其次，据我所知，有些读者看选本，发现看过或熟悉的东西太多就不愿买了。这是可以理解的。鲁迅先生的作品，一般读者上学时即很熟悉且都拥有一些。先生影响最大的小说公认是《呐喊》里的几篇，而《彷徨》则如先生自云技巧则更为圆熟，故我选了被认为颇具“彷徨精神”的《在酒楼上》，作为先生短篇艺术在文体上散文化与诗化风格的代表。

二、在选编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是文体的经典性与文学史的经典性之矛盾，我虽倾向于文体，但也不能不考虑文学史的因素。文体的经典性，可单就短篇之为短篇的特性而言；文学史的经典性，却是综合因素，思想、艺术，题材，创新性，语言风格，甚至某些非文学因素都不能不考虑。比如郁达夫，以史而论，似应考虑惊世骇俗的《沉沦》，以文体而论就不一定了，所以我选了《过去》，以为它更成熟，更从容，诚如一位文学史家所言，表达了“一个浪子面对人类的悲哀与正直而产生的自惭而快乐的觉醒”。沈从文选什么也是颇费斟酌，《丈夫》、《萧萧》人们太熟，《八骏图》、《三三》又太长，《柏子》近乎速写，所以大胆选了《媚金·豹子·与那羊》。作品写了一个犹如民间传说般的“情死”悲剧，它所传达的审美意蕴是我们研读沈从文时往往忽视的一面，那就是：与湘西苗族青年男女相联系的一种牧歌境界和原始情调，其情感之素朴，人性之庄严与美丽，令人动容。对于张天翼，一般选本多选《华威先生》或《包氏父子》，似乎已是约定俗成，但就心理刻画的深刻、细腻，讽刺艺术的尖锐、绝妙而言，《砥柱》似更胜一筹，文体价值也更高一些，于是选了《砥柱》。诸如此类的选择，希图引起读者新的兴趣。

但文学史的角度又是绝对不能放弃的，否则这部书就站不住了。



比如茅盾，虽曾考虑过《水藻行》《小巫》《一个女性》等，但都不太理想，于是仍选《春蚕》，即便长了些也要选，因为它无论从文学史的意义还是茅盾的现实主义艺术的角度，都是杰作。张资平的《木马》未必见佳，《约檀河之泪》又极长，考虑到他作为创造社早期的重要一家，不大为读者所知，还是放了进去，但也仅此一例。再比如，选王蒙的《夜的眼》，李国文的《改选》，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也都经过权衡。我当然知道，他们每个人后来都写了很多好东西，大有挑选余地，甚至有的人自己未必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可是，这些作品及其它一些作品，构成将近半个世纪前中国文坛上一个重大事件，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文学史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文体意义和审美意义上的——兼备了文体意义和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性。对于一种百年的选本，倘若不选这些，恐怕会失去其“经典”的分量。

三、“熟悉”和“新颖”的矛盾也很突出。比如老舍先生，我原想选一篇超出一般读者阅读视野的精彩之作，于是选了《老字号》，但经反复比较，觉得还是《断魂枪》更为精绝，无可替代，那就不能为了出新而削弱其经典性了。陶晶孙，已有人选了他的《木犀》，我曾想选他的另一名篇《音乐会小曲》，但一看发现后者夹杂了很多英文，那是当时的一种时髦，而现在的读者会望而生畏，故放弃，仍选《木犀》。对凌叔华，一般都选她的《绣枕》，而我却选了《酒后》。我觉得《绣枕》的情节过于巧合，甚至让人想起锁麟囊一类故事，而《酒后》中的女主人公的只求一吻，如电光一闪，来得本真，恰好显现出“五四”狂飙突进中青年男女的热狂。在力求新颖上，我做了一些努力。如巴金选什么，也很费思量，后来决定选《狗》，因为这是一篇在文体上罕见的精到，文笔干净利落，采取拟人化和象征化手法的出色作品。其它如钱钟书的《纪念》，李劫人的《湖中旧画》，师陀的《颜料盒》，叶灵凤的《鸠绿媚》等等，都是别的本子很少选而颇为出色的作品。在当代部分，像方之的《出山》，任大星的《雨田叔



公的双筒猎枪》，王汶石的《春节前后》，海默的《打狗》，萧平的《玉姑山下的故事》，赵燕翼的《桑金兰错》，刘克的《央金》等等，我之选它们，都有我早年阅读经验做基础，有相当把握，故虽属旧作，转作新鲜。吴若增的《翡翠烟嘴》，王安忆的《老康回来》，刘庆邦的《走窑汉》等也属同样情形。刘恒我不选《狗日的粮食》而选《杀》，史铁生不选《我那遥远的清平湾》而选《往事》等，也是出于求新或充分重视短篇的文体特征的考虑。类似的例子很多，就不一一交代了。

四、最突出的还是篇幅的长短与“经典”之矛盾。不管怎么说，短篇小说的首要特点还是其篇幅之短，对此，鲁迅先生，胡适先生都有经典论述，无须多言。然而实际情况是，在可视为经典之作中，短的有，但不多，大多都长得很。又要经典，又要短，这就难了。倘不考虑篇幅，书的装订都成为问题。以叶圣陶先生而论，《潘先生在难中》选的人太多，《英文教授》又太长，最终决定还是选《多收了三五斗》这种精湛之作，倒不失为文体上的榜样。汪曾祺选《陈小手》，王愿坚选《七根火柴》也同此理。张洁不选《爱是不能忘记的》，不选《森林里来的孩子》，而选了《雨中》这样一个更具人生象征意味和短篇风韵的作品，也是出此考虑。前提是要有这样的作品，若没有，那就没有办法了。

在书的编选过程中，我深感，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价值的表现。这个选本有其主导追求，但也是多角度，多价值，多风格的融合之产物，希望能带给读者多方面的愉悦和启迪。所谓“百篇”是约数，略有浮动，正如“百年”也是个约数，不宜胶柱鼓瑟。在编选过程中，我曾得到住在同楼的著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吴福辉先生的帮助，在篇目上多次征求他的意见，他出过很关键的主意，并在资料借阅和复印上提供了很大方便，在此向吴兄表示诚挚的谢意。当代部分我甚为熟悉，但在某些篇目上，征求过著名编辑家崔道怡先生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另外，不用说，这部书涉及的作者



面是很广的，不可能一一征求到作者的意见，加以近日“非典”肆虐，难度猛增。有些我心仪的作品，或因作者电话变了联系不上，或因篇幅太长，未能在最后定稿时入选，在此致歉。倘若书的销路尚可，有机会再版时补上。以上只是我在编书中的一点甘苦，此书究竟如何，尚祈热心的读者不吝赐教。

2003年4月21日 非典蔓延的日子，记于潘家园家中。



目 录

选编者言·····	雷 达 (1)
在酒楼上·····	鲁 迅 (1)
过 去·····	郁达夫 (10)
多收了三五斗·····	叶圣陶 (25)
媚金·豹子·与那羊·····	沈从文 (33)
分·····	冰 心 (44)
木 马·····	张资平 (53)
报 复·····	杨振声 (68)
春 蚕·····	茅 盾 (78)
狗·····	巴 金 (99)
断魂枪·····	老 舍 (107)
木 犀·····	陶晶孙 (115)
湖畔儿语·····	王统照 (125)
酒 后·····	凌叔华 (132)
柚 子·····	王鲁彦 (138)
海角底孤星·····	许地山 (146)
为奴隶的母亲·····	柔 石 (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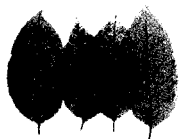
菘竹山房	吴组缃 (171)
天二哥	台静农 (178)
颜料盒	师陀 (183)
封锁	张爱玲 (189)
黑牡丹	穆时英 (200)
我诅咒你那么一笑	艾芜 (209)
堪察加小景	沙汀 (224)
我在霞村的时候	丁玲 (237)
春阳	施蛰存 (255)
河上柳	废名 (263)
湖中旧画	李劫人 (267)
纪念	钱钟书 (280)
春和客栈	蹇先艾 (303)
活鬼	彭家煌 (314)
差半车麦秸	姚雪垠 (323)
砥柱	张天翼 (336)
鸢鹭湖的忧郁	端木蕻良 (351)
手	萧红 (362)



鸪绿媚	叶灵凤 (377)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387)
山地回忆	孙犁 (401)
山那面人家	周立波 (408)
贫贱夫妻	钟理和 (416)
夜的眼	王蒙 (427)
改选	李国文 (436)
蛇	刘以鬯 (449)
晌午	秦兆阳 (454)
灰色的帐篷	李准 (460)
玉姑山下的故事	萧平 (467)
小巷深处	陆文夫 (481)
红豆	宗璞 (496)
出山	方之 (524)
蛾眉	刘绍棠 (536)
七根火柴	王愿坚 (549)
卖酒女	徐怀中 (553)
央金	刘克 (563)



百合花	茹志鹃 (570)
陈小手	汪曾祺 (579)
达吉和她的父亲	高 缨 (582)
打 狗	海 默 (603)
春节前后	王文石 (607)
我的第一个上级	马 烽 (625)
溪 鳗	林斤澜 (639)
将军族	陈映真 (650)
喜鹊登枝	浩 然 (663)
灵与肉	张贤亮 (673)
陈奂生上城	高晓声 (697)
话说陶然亭	邓友梅 (708)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张 弦 (719)
永远的尹雪艳	白先勇 (737)
雨 中	张 洁 (750)
桑金兰错	赵燕翼 (754)
鱼	黄春明 (768)
雨田叔公的双筒猎枪	任大星 (778)



爬满青藤的木屋	古 华 (787)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冯骥才 (811)
人境拾零	陈建功 (821)
老康回来	王安忆 (833)
秀 色	铁 凝 (842)
短篇一束	贾大山 (854)
那山那人那狗	彭见明 (865)
索债者	残 雪 (879)
良 娼	阿 成 (887)
冬 景	张 炜 (897)
白色鸟	何立伟 (911)
往 事	史铁生 (917)
归去来	韩少功 (930)
无主题变奏	徐 星 (944)
一 天	陈 村 (970)
自由人契米	扎西达娃 (983)
库麦荣	贾平凹 (991)
喜马拉雅古歌	马 原 (1003)



合 坟	李 锐 (1018)
乡场上	何士光 (1025)
卖 驴	赵本夫 (1035)
十八岁出门远行	余 华 (1047)
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	池 莉 (1054)
鱼 市	莫 言 (1069)
日 子	陈忠实 (1078)
逝 川	迟子建 (1088)
伞	苏 童 (1101)
杀	刘 恒 (1111)
走窑汉	刘庆邦 (1125)
翡翠烟嘴	吴若增 (1136)
耙耧山脉 (节选)	阎连科 (1149)
地球上的王家庄	毕飞宇 (1163)
为兄弟国瑞善后	尤凤伟 (1171)
马 嘶	谢友鄣 (1181)
美丽奴羊	红 柯 (1188)



在酒楼上



鲁迅

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 S 城。这城离我的故乡不过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我曾在这里的学校里当过一年的教员。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我竟暂寓在 S 城的洛思旅馆里了；这旅馆是先前所没有的。城圈本不大，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一个也不在，早不知散到哪里去了；经过学校的门口，也改换了名称和模样，于我很生疏。不到两个时辰，我的意兴早已索然，颇悔此来为多事了。

我所住的旅馆是租房不卖饭的，饭菜必须另外叫来，但又无味，入口如嚼泥土。窗外只有渍痕斑驳的墙壁，贴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彩，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我午餐本没有饱，又没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很自然的想到先前有一家很熟识的小酒楼，叫一石居的，算来离旅馆并不远。我于是立即锁了房门，出街向那酒楼去。其实也无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无聊，并不专为买醉。一石居是在的，狭小阴湿的店面和破旧的招牌都依旧；但从掌柜以至堂倌却已没有一个熟人，我在这一石居中也完全成了生客。然而我终于跨上那走熟的屋角的扶梯去了，由此径到小楼上。上面也依然是五张小板桌；独有原是木棂的后窗却换嵌了玻璃。

“一斤绍酒。——菜？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





我一面说给跟我上来的堂倌听，一面向后窗走，就在靠窗的一张桌旁坐下了。楼上“空空如也”，任我拣得最好的座位：可以眺望楼下的废园。这园大概是不属于酒家的，我先前也曾眺望过许多回，有时也在雪天里。但现在从惯于北方的眼睛看来，却很值得惊异了：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

“客人，酒。……”

堂倌懒懒的说着，放下杯，筷，酒壶和碗碟，酒到了。我转脸向了板桌，排好器具，斟出酒来。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略带些哀愁，然而很舒服的呷一口酒，酒味很纯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酱太淡薄，本来S城人是不懂得吃辣的。

大概是因为正在下午的缘故罢，这虽说是酒楼，却毫无酒楼气，我已经喝下三杯酒去了，而我以外还是四张空板桌。我看着废园，渐渐感到孤独，但又不愿有别的酒客上来。偶然听得楼梯上脚步响，便不由的有些懊恼，待到看见是堂倌，才又安心了，这样的又喝了两杯酒。

我想，这回定是酒客了，因为听得那脚步声比堂倌的要缓得多。约略料他走完了楼梯的时候，我便害怕似的抬头去看这无干的同伴，同时也就吃惊的站起来。我竟不料在这里意外的遇见朋友了，——假如他现在还许我称他为朋友。那上来的分明是我的旧同窗，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面貌虽然颇有些改变，但一见也就认识，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

“阿——，纬甫，是你么？我万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